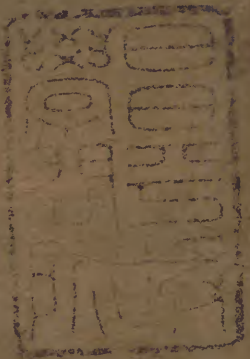


史通削繁

序目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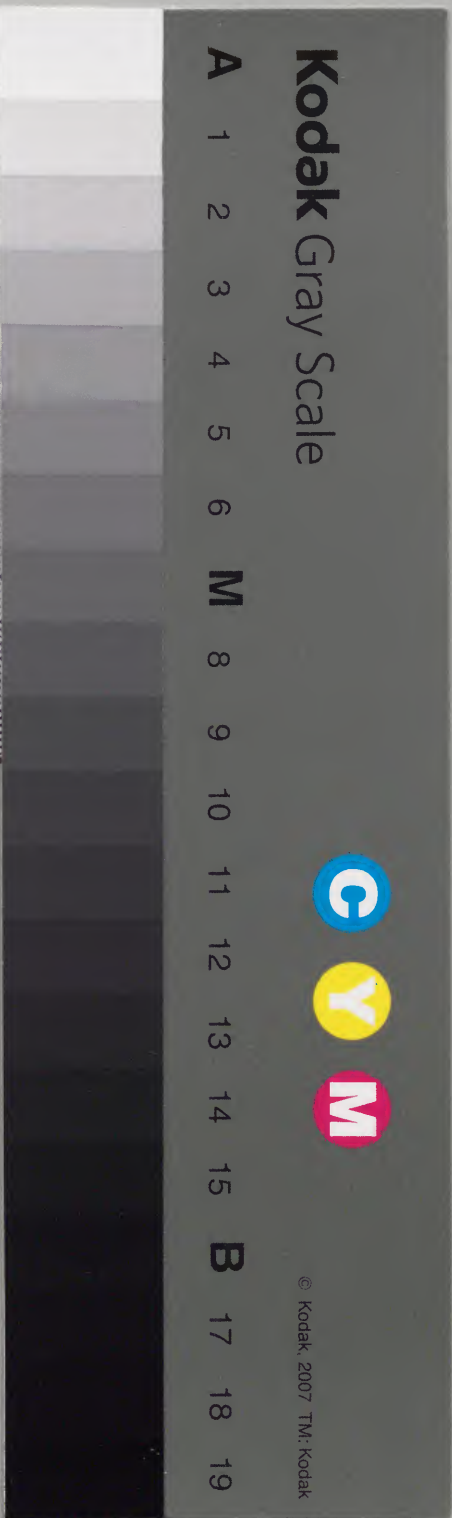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二	八	二
七	〇	二	
八	九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九	二	八	二
七	〇	二	
八	九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2
冊數	8 (1)
函號	297 137

史評





世謂此
蘇四齋

道光十三年冬
梨於兩廣節署

史通削繁序

淺草文庫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記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倚撫而不已劉子元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己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備錯勢將百出而不止

史通卷第一
序
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
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
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
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襍罕能卒業併其
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註其書者凡
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所
短而詮釋較爲明備偶以暇日卽其本細加評閱以授
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
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尙皆
相屬因鈔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華亦大畧備

於是矣昔郭象註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
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
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駮之乾隆壬辰人日河間紀
昉書

謹按唐書劉知幾傳知幾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
嘆爲凡史官宜置座右而宋祁史臣總論謂其工訶古
人蓋子元天性峭直言詞激峻作者吹毛而索瘢讀者
舉一而廢百甚矣持平之難也河間紀文達公爲

昭代通儒取是書遂加評騭披其菁華芟其蕪蔓爲史
通削繁四卷由是精嚴平正足爲史家之圭臬矣余從
公之孫香林觀察樹馨鈔得此本移節兩廣付吳石華

學博蘭修校刻之舊用三色筆取者朱冗漫者紫紕繆

者綠今止錄朱筆餘竝刪去浦二田原注詮釋支贅者
屬石華汰而存之庶讀者展卷瞭然亦一快也道光十

史通前集 卷一
有三年歲在癸巳長至後三日涿州盧坤序

史通原序

唐彭城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
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
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
屬大駕還京以畱後在東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
仍遷秘書少監自惟厯事二主從宦兩京徧居司籍之
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
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
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

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
 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
 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
 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
 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史通削繁目錄

卷一 內篇

六家

二體

載言 刪

本紀

世家

列傳

表歷 刪

書志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採撰

載文

補注

因習

全

全

邑里 全

卷二

言語

浮詞

敘事

品藻

直書

曲筆

鑒識

探曠

全

全

全

全

模擬

書事

人物

覈才

序傳

煩省

雜述

辨職

自敘

體統

全

全

全

七

紕繆

七

弛張

七

卷三

外篇

史官

正史

疑古

刪

惑經

申左

點煩

刪

雜說上

春秋

史記

諸漢史

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周書

宋略
隋書

北齊諸史

雜說下

諸史

別傳

雜識

漢書五行志錯誤

第一科
第三科

第二科
第四科

五行志雜駁

暗惑

忤時

史通削繁目錄終

史通削繁卷一

浦起龍注刪附

河間紀昀

內篇

六家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

王肅之說先見王充論衡但上所言之義

此即春秋常事不書之義

史通前集卷一
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

此處有脫句脫字尋其文義當於語無可述下脫一句言刪而不載之意若此上脫半句言其體例若此故事雖云

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

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麻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

今本墨子無此句蓋逸篇
之文墨子又有周春秋燕
春秋齊春秋
皆見明鬼下
篇子元未引

春秋本以錯
舉四時而名
其不編年而
稱春秋者則
以褒貶之義
附乎春秋耳

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

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

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

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畱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

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

此殆近乎類書尤為猥雜矣宜子元以蕪累為譏

南北史體例較清故科錄通史皆不傳而此書今在

史記卷帙無多其病尚不

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

至此子元懲美吹齷耳

馬遷可稱漢武為今上子元安得稱之陳涉嚴遵之傳嘗以責人矣

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深誠也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

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勢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尚書百篇

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堯下訖於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

秦凡百篇鮒凡入世鮒弟子襄生忠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
今皇帝博士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璇璣
鈴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
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是類謀辨終
詩緯推度災沍麻樞合靈耀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也命苞文耀鉤運斗
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
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王肅魏志王
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王肅朗傳朗
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
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
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南齊奔魏之
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書引樂記通典

引大傳並存王肅注而集說以為元魏人誤也在元
 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在宋時矣而王
 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又有周書漢
 史與劉石經同傳常相辯論往來也周時詰誓號令蓋孔
 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詰誓號令蓋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
 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叔
 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書亦
 未出也亦以周書為據束皙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
 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
 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孔衍漢魏尚書林傳孔
 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為
 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為
 廣陵郡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唐書藝文志孔衍漢尚
 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魏尚書王劭隋書王劭
 懋授著作郎遷秘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
 多錄口勅又採迂怪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
 家語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

集錄之晁公武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
 校錄止二十七篇王肅得此於孔猛家臨川世說
 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子義慶
 為嗣高似孫緯畧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語為
 世說汲冢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羊舌肸外傳晉語
 新語馬侯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
 義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日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
 叔嚮使傳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
 太子彪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也周禮舊法左傳
 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也周禮舊法左傳
 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當即是書也周禮舊法左傳
 集解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是書也周禮舊法左傳
 明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不能使春秋昭
 以遵周公之制下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
 以明將來之法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
 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
 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虞卿說
 趙孝成王為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
 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虞

氏春秋十五篇高誘曰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為
 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
 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
 予千金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
 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陸賈傳索
 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受經作
 傳杜預集解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
 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樂資晉書無傳隋書經籍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資志春秋後傳三十一
 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
 先舉樂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
 也又接左傳之周貞王史荀悅後漢書荀淑傳淑孫
 記作定王左疏雜引存疑事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
 秘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
 體為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
 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觀矣正史篇又有注日撥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
 袁宏後漢紀自序暇日撥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
 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

奏劬及諸郡者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敘始見
 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
 孫盛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
 寶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
 卷直而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干寶
 能婉而徐賈其紀之處後裴子野宋畧之前有徐廣晉
 紀四十五卷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而所編年門
 類亦合然則賈字即廣字之謫也宋書徐廣傳廣字
 野民員外散裴子野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原曾
 騎領著作散裴子野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
 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吳均梁書文清拔好事者或數之
 十卷敘事評論多善吳均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數之
 謂其書稱梁帝為齊朝請著齊春秋三十卷按正史篇
 私本何之元陳書文皇學傳之元銳精著述以為梁氏
 竟行何之元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盛衰之跡
 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七十五年王劭唐書藝文編
 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王劭唐書藝文編

齊志十內傳外傳章昭國語序昔孔子修舊史以垂
 七卷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
 迄魯悼智伯之誅以復為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故號曰
 外傳又云切不自料復為之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傳
 解參之五經檢之以內傳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傳
 祖誼達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
 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詰五十一篇注左氏
 傳三十篇國語王肅注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
 爾雅諸注隋書經籍志春秋虞翻注三國吳志虞翻傳
 為騎都尉徒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章曜注吳志
 倦為老子論語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封
 傳曜字宏嗣曜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封
 高陵亭侯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崇文總目昭
 參引鄭眾賈逵虞翻唐固吳志闕澤傳或作唐因非
 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闕澤傳或作唐因非
 戰國策劉向原敘所技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

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
 書臣向以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
 青書隋書經籍志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
 二卷孔衍後語唐書藝文志孔衍春秋按史通云今行
 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特九州春秋隋書經籍
 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九州春秋
 秋十卷司馬彪撰直齋書錄解題彪記漢末州部之
 亂司冀徐充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
 書彪字紹統高陽王採訪家人
 睦之子官秘書郎王採訪家人
 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通史
 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或改人皇為齊代均通史
 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通史
 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武紀太清二年通史通史
 躬製贊序凡六卷未就卒武紀太清二年通史通史
 天情睿敏下筆成章科錄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
 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好文學招集凡二
 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按

二體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正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正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

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相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

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邱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正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畧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愆。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

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馱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畧。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荀悅張璠

見六家皆編年體

華嶠

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

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絳縣老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與之

杞梁妻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莒杞殖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做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

柳惠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顯與顏子並說

賈誼屈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曹通疎處

沫荊軻 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衞人游燕在燕王喜時

前後嚴鄭 漢書王貢龔鮑傳敘谷口有鄭子真

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

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執導之以善日閱

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後漢郭黃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眾賓以為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憲字叔度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閎所曰子國有顏子宜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龔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閎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江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亦載故史通二人合

晁董對策漢書晁錯傳錯為人隋直刻深孝文舉人合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策惟錯為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向永上書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都相向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即位顯等服辜更宏恭石顯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

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為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為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王虞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漸廣虞預傳預字叔宣唐書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紀即下寶晉徐沈徐爰傳見正史晉書五十八卷虞預紀即下寶晉徐沈徐爰傳見正史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為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人高祖勛業既就約嘗扣其端曰今不可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其人高祖受禪為尚書僕射卒諡裴畧裴畧見六家日隱著宋書百卷其目詳正史篇

史通自序卷一

本紀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羸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

此為魏書晉書作備子元駁之甚偉然有追敘源流者又不以此論

史通自序卷一 卷一 卷一之十六

士衡晉之臣
子又當別論
懿師昭實開
晉業又微與
孫和不同

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旣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宏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諡，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旣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

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后稷至西伯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窟曰鞠曰公非曰高圉曰亞圉曰公叔祖類曰古公亶父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蓋四十七世而後伯翳至莊襄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名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繆公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始稱王以至莊襄通爲紀一卷陸機晉紀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

史通列卷一 陸機晉紀 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

未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宦
 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所著文章二通並有陸機晉紀
 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
 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
 為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
 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識以存疑三祖謂所追尊
 宣帝懿景帝**宏嗣吳史**宏嗣章曜字即韋昭也見六
 師文帝昭也**宏嗣吳史**家吳志章曜傳孫皓即位欲
 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五子之
 非一皓積嫌憤遂誅曜按今吳志孫和傳在五子之
 列殆因曜**伯起魏書**助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
 之舊歟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
 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
 史魏書本紀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也
 薨於東宮即樞諡曰景穆高宗即位追尊皇帝廟號
 史臣曰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辰園之悼歟按
 此紀繼太武紀末不合分篇也**辰園**漢書宣帝紀武帝
 當附太武紀末不合分篇也**辰園**漢書宣帝紀武帝
 產子史皇孫皇孫生帝巫蠱事起太子亡至湖遇害
 武帝五子傳宣帝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諡曰辰置奉
 邑二百家湖閬鄉祁里聚為辰園後又益辰園滿三
 家**魏著作**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仕齊殿
 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李安平**
 與魏收多所不同按澹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
 唐書李百藥傳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
 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
 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巨細畢書舊注如彥
 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行於世**巨細畢書**淵帝紀載
 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

世家

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案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自茲以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宏周

黃崑圃曰載記之名當矣

史南記蕭答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近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子顯編魏虜

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齊書列傳第三十

八題爲

牛宏周史

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開皇初授秘書監拜禮部尚書勅修撰五禮

勒成百卷有文集十三卷

按宏撰周史本傳缺書

隋書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宏撰亦見正史篇

蕭答

周書蕭答傳答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

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隨諸軍事答兄弟而立簡文大與構隙恐乃稱藩於魏景陵太祖立答爲梁主資命其太子巋嗣之地巋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年隋徵入朝廢梁國自答初卽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

列傳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畧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弄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嗟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

二語允當

有此二例方
無複漏之弊

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
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
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
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
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
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
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
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
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唯有
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

精論不刊

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朋流然世之求名者
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
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紀
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
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
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
無異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
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
朽為難蓋為此也

后羿

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

蚩尤

史記五帝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

相侵伐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范后妃紀
 而蚩尤最為暴索隱蚩尤蓋諸侯號也後其敘曰考列行
 范曄後漢書以皇后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
 跡以爲皇后本紀陳志孫劉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
 於篇親屬別傳陳志孫劉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
 事各依列傳陳志孫劉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
 元亮休皓曰永安皓改元八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皇
 天册天璽天紀蜀志先主曰先主傳傳畧曰魏武帝
 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
 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宜即帝位以纂二祖謹上
 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爲文曰惟建安
 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政用元牡昭告皇天后
 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殺主后操子
 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
 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率士式望在備一人謹
 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建元章武後主傳
 改元四建興延熙景耀炎興按二餘耳勝廣史記漢
 國主傳皆不用魏年實紀體也

人合四皓列王陽之首漢書王吉等傳傳首敘云漢
 一傳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自高祖
 聞而召之不至呂氏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安車
 迎而致之四人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待之太子得
 以爲重遂用自安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
 稱王陽在位毛義在劉平之上後漢書劉平等傳傳
 貢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
 義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
 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
 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廼爲親屈也劉平
 傳平字公孫固不可測往日之喜廼爲親屈也劉平
 曠顯宗後改爲平紀季人齊左傳昭公三年經紀季
 邑季以邑入齊爲平紀季人齊左傳昭公三年經紀季
 與魯附庸顯與並舉皆以喻傳之附出者召平紀信
 漢書召平附見蕭何沮授後漢書袁紹傳紹領冀州
 傳紀信附見項籍傳沮授後漢書袁紹傳紹領冀州
 將軍忠義奮發威陵河朔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
 洛邑號令天下其功不難興平二年車駕爲李催等

所追沮授曰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臨諸侯
 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
 紹不從紹攻許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
 爲所執耳操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速死
 爲福乃誅之章懷注獻陳容魏志臧洪傳洪領東郡
 帝傳曰沮授廣平人陳容袁紹興兵殺之洪當死謂
 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見洪當死謂
 紹曰將軍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
 紹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爾爲容顧曰仁義
 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
 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
 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書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
 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
 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蔡
 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
 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檣杪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
 一也於其編目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
 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
 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
 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原討本其歸

古今測驗亦
有不同然宜
以不同者歸
之厥志

史通前集 卷一
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
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宏以釋老。斯
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
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
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
夫兩曜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
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
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
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
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

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
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
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
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
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
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
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瀼，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
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
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
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

此言有理故
明史竟用此
例

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伏羲已降文籍始
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
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續漢已還
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
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愚謂凡撰志者宜除
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
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
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
昭昭不易誣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

此尤破的之
論

休咎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
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
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
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
蜮蝥螽震食崩圻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
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外候螟螣
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穢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
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恆事應彼咎徵吳穹垂謫厥罰安
在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
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

史通前集 卷一
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
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
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
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荆國始僭
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
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
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
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
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鶯著青色
負螯非中國之虫鸚鵡爲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

此尤病之

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
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
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
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然則天道
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
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
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
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
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嗚呼
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

書受唾千載也

平準史記食貨漢書河渠史記溝洫漢書郊祀漢書宗廟漢書

非總類禮樂威儀禮志懸象魏書天文漢書郡

國後漢書地理漢書五行藝文百官輿服班有百

服王隱瑞異晉書無考魏收釋老魏禕竈左傳昭

年有星孛於大辰鄭必不用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宋衛

我鄭皆火禕竈日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夏宋衛

左傳昭公十七年竈焉知天道遂與亦不復申須日梓慎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見今茲火出而商

必火入而伏其居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

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

在宋衛京房漢書京房傳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陳鄭乎京房漢書京房傳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占李邵後漢書方術傳

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

至州縣觀採風謠使問二人當發京師時寧知朝廷

遣使星向益州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

分野故知之耳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

焉也日可移禍於民公曰然可移於相公曰相與治國

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寡人為君乎子韋曰君

有至德之言三年必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華傳華字

星當一年君延年二舍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

太子少傅初趙王倫詔事賈后求錄尚書事華執不

可道元遠致怨華少子謹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

及倫將廢賈后華遂被收耳星集穎川世說德行篇

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

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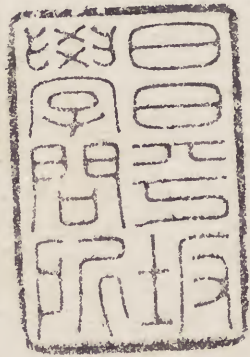
小坐著鄒前注於時德星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
 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
 謝敷入太平山中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少微星時戴
 遠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少微星時戴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書天文志五車莊子天下篇
 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五車惠施多方其
 書五車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
 車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江璧漢書五行志中上
 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
 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
 持璧與客曰為我遺瀉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
 客奉璧即始皇也柳植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
 八年過江所湛璧也柳植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
 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起
 宏上書言當有匹庶與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立
 以宏子為郎按門樞白髮漢書五行志下上哀帝建
 宣帝初名病已門樞白髮漢書五行志下上哀帝建
 里巷任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日母告百姓
 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日外

家丁傳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桂樹黃雀成帝時謠
 朝一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
 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
 羨今為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
 黃也見王札子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
 五行志王札子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
 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殺召伯毛伯案
 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五行雜駁夏徵舒春秋
 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
 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
 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
 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
 王立相去凡五世在楚嚴作霸原注春秋桓公三
 志之相去凡五世在楚嚴作霸原注春秋桓公三
 房易傳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借
 號歷文武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
 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
 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
 在志下亦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
 見五行雜駁高宗諒陰原注書序日伊陟相太戊毫

哀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
 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崩其
 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
 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
 不都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日晉悼臨國舒以董仲
 舊作尙書脫序字今照志改日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
 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四日有食之厲公後莫敢責大
 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
 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
 行雜駁但此已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亦見五
 厲事本不成世不在昭世誤實作在案中所糾只晉
 糾月舛不在糾占舛則更因誤魯僖末年原注春秋釐
 入誤矣在雜駁篇并詳之魯僖末年原注春秋釐
 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二
 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釐公不悟遂
 十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公未信公釐公不悟遂
 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公未信公釐公不悟遂
 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

○在志負蟄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
 越盛暑男女同淫於兩叔胡蜚至案負蟄中取齊淫女
 獨出南越○鸚鵡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鸚鵡來
 在志中下不踰濟水耳董京原注董仲舒劉向以爲魯
 國皆有唯○在志中下董京原注董仲舒劉向以爲魯
 事見周官○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劉向以爲魯
 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劉向以爲魯
 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原注
 七年夜中星隕如雨象夷狄向夜中者即中國也劉
 歆以爲晝象中隕如雨象夷狄向夜中者即中國也劉
 劉歆以爲晝象中隕如雨象夷狄向夜中者即中國也劉
 向歆以爲晝象中隕如雨象夷狄向夜中者即中國也劉
 昭公七年夏四月有嚴公十七年秋有蜚○按劉文伯左
 大魯小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魯衛惡之衛
 十一常乎對曰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趙達吳志趙達
 可常乎對曰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趙達吳志趙達
 人渡江治九宮一始異終何可常也矣趙達吳志趙達
 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

而反晝夜暴露以單颺後漢書方術傳單颺字武宣
 望氣祥不亦難乎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
 見譙橋元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
 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
 春黃龍復見譙董養晉書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
 其冬魏受禪譙董養下楊后廢因游太學升堂歎曰
 建斯堂也何為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
 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鵞出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
 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
 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終



天保元年

